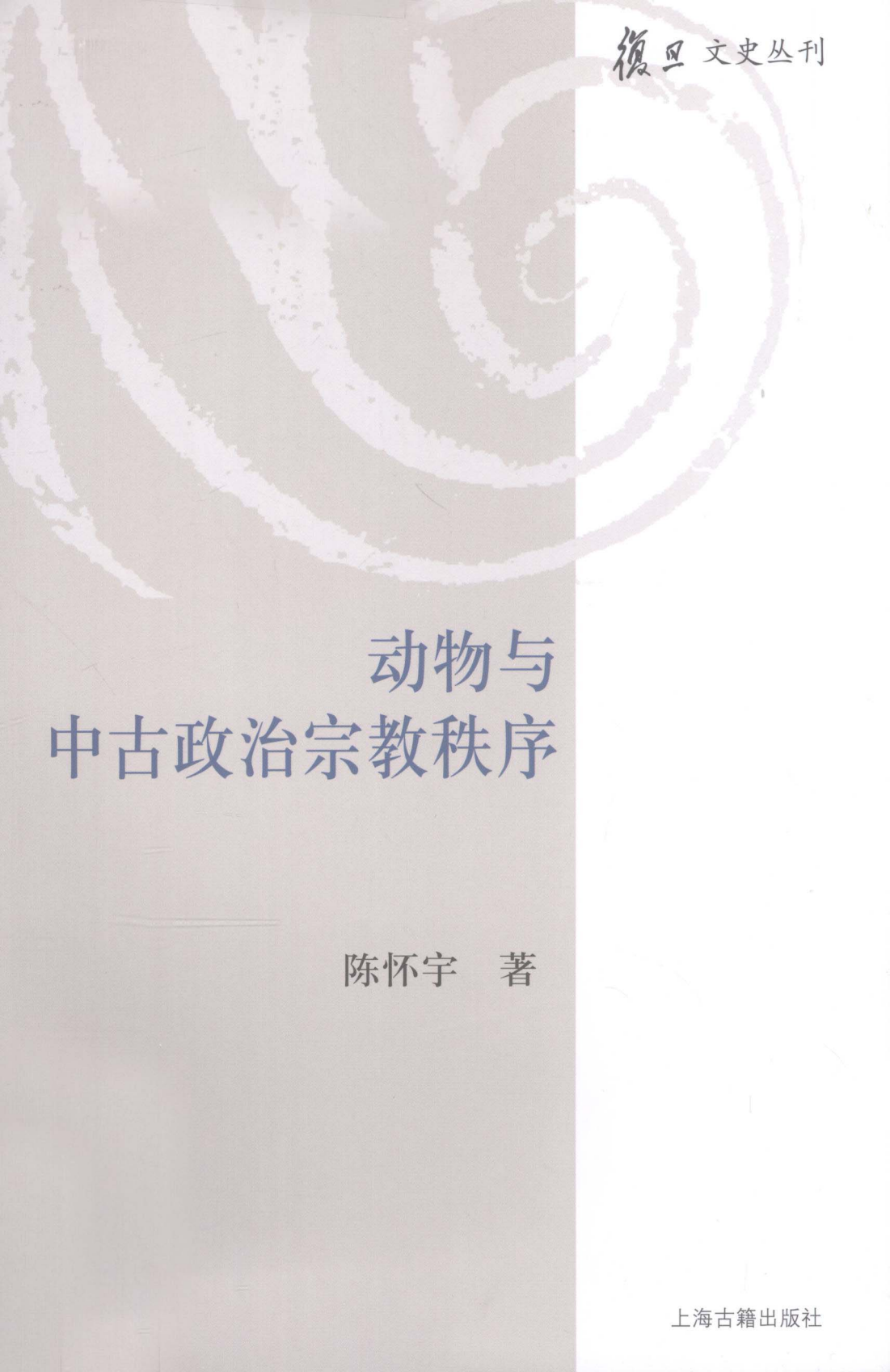




復旦 文史叢刊

动物与 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陈怀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復旦 文史丛刊

动物与 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陈怀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陈怀宇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5
(复旦文史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6191 - 9

I. ①动… II. ①陈… III. ①动物—关系—政治—研究—中国—中古 ②动物—关系—宗教—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D092.2 ②B929.2 ③Q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466 号

复旦文史丛刊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陈怀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8.25 插页 2 字数 392,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6191 - 9

C · 6 定价: 64.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课题

“复旦文史丛刊”编纂说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近期重心是围绕着“从周边看中国”、“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交错的文化史”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宗教史、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等课题进行探讨,同时,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为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复旦文史丛刊”,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新取向、新视野和新思路,并特别愿意鼓励和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

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

(一) 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不收论文集。

(二) 本丛刊内所收专著,一般字数在 25—40 万字,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

(三) 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

(四) 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书后要有《引用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五）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

（六）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2008 年 5 月

缘 起

本书可算我的 *Habilitationsschrift*。以德国的学术传统而言,这是一部和我的博士论文在研究领域、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诸方面均十分不同的著作,没有指导委员会,从选题到搜集资料再到撰述,基本上在独立状态下完成了这部作品。但是,毫无疑问,和十年前动笔写作的博士论文相比,此书处理学术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为成熟。直到全书写完,并且通过了审查,丛刊主编以及丛刊学术委员会决定接受此书出版,我决定撰写这篇缘起,以便向读者交代全书的写作过程。

这部书稿陆陆续续写了近六年。我的博士论文《中古中国寺院主义的复兴》完成于 2005 年,旋即于 2007 年在纽约出版。其中有一小节提示了唐代高僧道宣(596—667)关于动植物分类的论述,只有数页篇幅。因为当时受论文体例限制,我未将这一主题展开。2005 年初,受高田时雄先生邀请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报告,便将这一主题展开,撰成一篇独立的文章,整理了中古时期中国佛教关于动植物分类的基本论述,这是本书第一章的初稿。在阅读相关材料过程中,又发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大集经》及其注疏中有关十二生肖形象变化的论述引起我的兴趣,遂撰成一篇长文,于 2007 年发表于荣新江、侯旭东两先生主编的《唐研究》南北朝隋唐史专号,探讨了十二生肖排列顺序、方位与佛教世界观变迁之

间的联系,以及十二生肖从时兽变成精魅的历程,这便是第二章的原型。这篇文章也意犹未尽,我在阅读材料过程中发现了更多问题,但因关注点转向其他领域,没有正式成文,只是留下了一些笔记暂作积累。

同时,我先后阅读了西方学者关于动物与宗教研究的大量论文和著作,注意到欧美学界已经将动物与宗教研究发展成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我试图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浏览对这一领域获得一个总体把握,最终决定就管见所及撰写一部书稿,以彰显中古时期动物对于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性。其中,2000年以来的一些著作对我思考这一主题影响较大,这些著作主要包括胡司德(Roel Sterckx)在2002年出版的《早期中国动物与神灵文化》(*The Animal and Daemon in Early China*)、奥尔森(Thomas Allsen)在2006年出版的《欧亚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康笑菲师姐在2006年出版的《狐仙》(*The Cult of Fox: 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科林斯(Billie Jean Collins)主编的《古代近东动物史》(*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我也注意到英文版《剑桥中国科技史》丛书中并无全面论述古代动物的卷册。而科林斯主编的这部书列入莱顿博睿出版社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1952—)丛书,该丛书关于动物史的部分并未涵盖中国地区。我曾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遇到博睿的编辑,开玩笑说我想写一部书来填补这个空白,但这样规模的大书显然不可能由一人承担。不过,我开始以完成一部中文书稿为目标陆续撰述一些相关章节。

后来,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刘苑如女史邀请我为她所主编的会议论文集贡献一章,我便提交了讨论中古佛教传记中有关高僧驯虎叙事的一篇论文,这是第三章雏形。2009年朱凤玉和汪娟两位女史又邀请我为张广达先生庆寿文集撰文,我考虑到张先生曾发表有关唐代豹猎的论文,便从书稿第四章中拿出第一节发表于庆寿文集。第四章第二小节则发表于丁敏教授为《政大中文学报》组织的佛教文献学专号,出版于2010年底。2010年夏李鸿宾教授邀请我到中央民族大学作报告,我简要介绍了第六

章中的主要内容。2010 年秋葛兆光和刘震先生邀请我参加复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研讨会,我虽不克与会,但提交了论文,即导论部分中的一节。

另外,胡司德教授给我寄来他的已刊文章,使我有机会借鉴这些文章修改拙作。司马德琳(Madeline Spring)教授也送给我她的大作。第一章讲动植物分类的文章英文本较简略,经修改发表在《亚洲史学刊》(*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主编塞诺(Denis Sinor)教授帮助我作了一些修订,可惜他已于 2011 年初去世了。第三章有些想法获益于与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的交谈,并在法鼓佛教学院主办的国际佛教学会(IABS)第十六届大会上发表,黎义恩(Ted Lipman)、俞永峰(Jimmy Yu)先生、朱天舒女士的提问促使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并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尚需说明的是,我撰写了一篇《虎去雉驯》的英文稿,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东亚系举办的美国唐学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原拟作为第四章放入本书,但因英文书稿尚未正式发表,一些观点尚未考虑成熟,而且这一主题似乎枝蔓较多,不得不放弃。读者可留意以后发表的论文。

上述这些单独发表的文章除给张先生庆寿文集的一篇之外,均有幸获得匿名审查,使得发表的文章尽可能吸收了审查人的意见,收获良多。梁丽玲、汪娟两位学姐也帮我看过给张先生庆寿文集的文章,指出了一些疏漏。在这些单篇论文收入本书过程中,我又对这些章节进行了删订和增补。首先是清除了前后重复的部分,仅在行文中提醒读者前后参见。其次,对一些表述不清楚、不准确的文字部分进行了修正,并核对了引文,更新和补充了一些新见资料,希望给读者提供新信息以作进一步思考。最后,我一向认为做中国研究必须走出朝代史、走出中国时空樊篱,因而亦在本书中尝试在全球视野下来看动物与佛教的关系,增加了一些其他地区、其他宗教传统中处理动物的内容,以便读者能从更广阔的背景理解本书讨论的主题。比如第一章加入了摩尼教、祆教、基督教对动物分类的论述,作为佛教动物分类的参照。第三章增补了基督教中有关圣徒驯化

猛兽的叙事和论述。第五章回顾了西亚、欧洲、美洲顶级捕食者作为政治权力象征的内容。虽然本书主要处理佛教文献,但所考虑的问题当然溢出佛教之外,并试图讨论宗教研究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只不过以佛教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以佛教文献作为讨论问题的主要材料,因而此书并未定名为《动物与中古政治佛教秩序》,而是《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我很感谢那些曾审查过本书一些章节并提出疑问和修改意见的学者,正是他们细心而善意的评论,使得书稿避免了很多错误,提升了学术品质。当然,书中遗留的各类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本书也有一些章节从未正式发表过,读者可以从这些章节中获得全新的阅读体会。总之,以上种种因缘,促使我刊布此书,相信不同领域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本书得到启发。我也尽量将相关参考文献列出,以备有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检索和参考,以期未来有更多学者参与动物与宗教的研究。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学术生涯亦经历了诸多变化。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益发服膺教学相长的古训。对我而言,这些年来虽于学术研究实践算略有经验,但教书却是一个和学生交流互动不断学习的全新过程。虽然我理解大部分学生不可能走上学术之路,但仍然将一些同学视为将来的同行,常和他们在课堂上坦诚交流意见。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有幸服务于多所教育单位,和来自世界各地诸多不同宗教、文化、专业背景下成长的学生一起成长,故而十分珍惜和他们交流的机会,在课堂上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我想首先特别感谢那些陪伴我在教室中度过一段快乐时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在课上的提问刺激了我重新思考很多论题,我也曾与他们分享我的一点浅见。很多人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特别是那些上佛教导论和中国宗教导论课以完成学分要求的学生,但是双方给彼此留下的精神遗产会在很长的时间之内留下印记。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先后为我提供了具体撰文机会和修改意见的良师益友包括郑阿财、朱凤玉、汪娟、梁丽玲、高田时雄、胡司德、塞诺、司马德琳、荣新江、侯旭东、雷闻、刘苑如、丁敏、李鸿宾、太史文、柏夷、葛兆光、

刘震、孙英刚、王献华、黎义恩、俞永峰、朱天舒、张小贵等等，以及《唐研究》、《政大中文学报》、《亚洲史学刊》和其他文集的审稿人、编辑、助理。感谢他们帮我指出文中的问题，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也感谢出版这些刊物的出版社允许我将先行发表的文章修改后在此刊出。2005 年在京都时也参加报告会的竺沙雅章、沈卫荣、王丁、潘哲毅等先生进行了交流，感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张广达先生和徐庭云老师多年来对我一直颇多照顾和鼓励，而且实际上这一主题的具体研究也受到他们一些论著的启发。陆扬先生看过一些章节，提供了很多线索，和他谈话总是轻松愉快而富有收获。在与康笑菲师姐的交谈中，也获得不少启发。刘后滨、张铭心、许全胜、萧越、董文静、王苗、杨继东、罗漪文等先后帮我在北京、上海、京都、密歇根、台北查阅了一些中文、日文、西文资料，应该在此铭谢。2008 年秋后滨在鄞校访学，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聚在一起讨论学术和生活。我要特别感谢他耐心聆听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使我有机会整理思绪，并更多地了解和重视中古政治和制度史，也度过了一段相互切磋的快乐时光。我也想特别感谢相识二十年的好友张涛博士在我多次访问北京时给予很多照应。

最后，感谢复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先生和两位审查委员支持本书列入复旦文史丛刊出版。同时很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刘海滨先生及出版社其他同仁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这本书的完成当然是内在学理使然，基本上可以算是我个人满足学术好奇心的产物。而且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为爱女普普写的，在给她讲维尼熊和跳跳虎、米老鼠和唐老鸭的过程中，我的思路也日益清晰起来。这实际上变成了无形中普普在督促我完成这部小书。因此我想应该将这本小书献给普普。这本书写完之后，我也打算花更多时间给她讲讲更多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动物故事。

目 录

缘起 / 1

导论：动物、宗教与秩序 / 1

一、引言 / 1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论的检讨 / 10

三、主题的阐释：动物、政治与宗教 / 33

四、材料的解读：叙事、隐喻与象征 / 38

五、结语 / 46

第一章 中古时期佛教动植物分类 / 49

一、引言 / 49

二、佛教动物分类学 / 53

三、佛教植物分类学 / 80

四、结语 / 97

第二章 从十二时兽到十二精魅：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中的十二生肖 / 99

一、引言 / 99

二、从四方顺序的转换看世界观的转换 / 103

三、从十二时兽到十二精魅：六朝隋唐佛道思想的交融 / 121

四、结语 / 146

第三章 中古佛教驯虎记 / 151

一、引言 / 151

二、早期佛教文献所见自然空间及其猛虎论述 / 156

三、高僧驯虎记 / 167

四、结语 / 199

第四章 由狮而虎：中古佛教人物名号变迁 / 210

一、引言 / 210

二、狮、虎作为人物名号及其文化背景 / 214

三、狮子在佛教中的象征意义及其与佛陀之联系 / 234

四、结语 / 255

第五章 装饰与象征：中世纪视野中的猛兽与王权 / 258

一、引言 / 258

二、地中海东岸、南亚、美洲的猛兽与政治、宗教文化 / 263

三、隐喻和象征：虎与中国古代政治秩序 / 281

四、结语 / 309

第六章 中古圣传所见九龙吐水之源流 / 314

一、引言 / 314

二、早期佛传文献中所见龙王叙事 / 316

三、从《普曜经》看从印度二龙到中华九龙之变化 / 332

四、佛教九龙之说对中古道教和政治圣传之影响 / 352

五、结语 / 364

总结 / 367

一、跨文化视野中的中世纪 / 367

二、政治和宗教史上的人类与动物关系 / 372

参考书目 / 378

导论：动物、宗教与秩序

一、引言

动物在古代宗教传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在宗教文献中总是将其所谓教主与动物联系在一起,日本所藏室町时代十五、十六世纪的《三教图》描绘了释尊骑象、孔子骑麟、老子骑牛的形象,用以象征佛、儒、道三教传统^[1]。尽管在神学、基督教史、艺术史、生物伦理学乃至科技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不断对宗教中的动物主题进行跨学科探讨,直至近些年宗教学者们才开始组织起来,试图以“动物与宗教”为主题确立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2]。这主要表现在“动物与宗教”于2003年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小组(Animals and Religions consultation)进入美国宗教学会(AAR),且一开始仅有三年测试期。传统上,学术界对动物与宗教的研究主要限于基督教与动物的研究。但最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研究动物在非基督教宗教传统中的地位和角色,一些专著也陆续出版。这里举若干偏重思想文化分析的著作

[1] 如见 *Dokyo no bijutsu, Taoism Art*, 大阪: 大阪市立美术馆, 2009 年, 图板 no. 261, p. 209.

[2] 传统上科学家和宗教学家主要围绕生物学和宗教学进行讨论, 特别表现为创世说(creationism)与进化论(evolution theory)之间的争论, 这一争论至今没有一致的答案; 其争论的概说见 Robert T. Pennock, “Biology and Religion,” in David L. Hull and Michael Rus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10–428.

为例,如任教于塔夫茨大学的学者瓦尔多(Paul Waldau)对基督教和佛教物种主义观念的研究^[1],任教于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的学者福尔慈(Richard C. Foltz)对伊斯兰传统与穆斯林文化中动物的研究^[2],犹太拉比学者伊萨克斯(Ronald H. Isaacs)对犹太思想与传统的动物的研究^[3],任教于剑桥大学的胡司德(Roel Sterckx)对早期中国宗教中的动物的研究^[4]。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了一本论文集,厚达680余页,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其主题覆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传统中关于动物的论述^[5]。其中中国部分有胡司德撰写的

[1] Paul Waldau, *The Specter of Speciesism: Buddhist and Christian Views of Anim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Richard C. Foltz, *Animals in Islamic Tradition and Muslim Cultures*,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作者原本主要研究伊朗语世界的宗教,近些年转向宗教与自然的研究,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学术转向的产物。作者坦诚地指出自己并非探索这一主题的最佳人选,只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才写成这本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写给对伊斯兰教了解不多的读者看的。此书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总论伊斯兰文献材料中的动物,特别关注阿拉伯风俗在认识动物中的角色,《古兰经》中的宇宙等级秩序、对食肉的态度等等;第二章则关注伊斯兰教法对动物的处理,如对野兽和家畜的区分,对环保的看法和处理等等;第三章从科技史角度探讨动物在伊斯兰科学和哲学史上的地位;第四章转而讨论伊斯兰文学和艺术中的动物;第五章讨论当代伊斯兰思想家对动物权利的重视;第六章研究了伊斯兰素食主义;第七章是一个个案研究,重点谈伊斯兰文化对狗的态度。

[3] Ronald H. Isaacs, *Animals in Jewish Thought and Tradition*,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Inc., 2000。作者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犹太教拉比,这本书毋宁说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介绍,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其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希伯来《圣经》中的鸟、兽、虫、鱼均有涉及,也提示了犹太仪式、梦境、法术、预兆中的动物形象,还从文学角度讲了一点犹太谚语、故事中的动物,以及《圣经》人名中的动物,比如 Rachel 指母羊,Hamor 指驴,Shual 指狐狸,Deborah(昵称常作 Debby)指蜜蜂,Aryeh 和 Ari 均指狮子。本书在第四、五章中也将涉及一点动物与佛教名号的关联,实际上这种人物名号与动物的关联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宗教传统中乃是普遍的。

[4] Roel Sterckx,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Ancient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有关中国宗教与动物的作品还有概述性的中文著作,如莽萍:《物我相融的世界: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此书涉及面很广,从早期中国讲到儒释道对动物的看法与态度,又从少数民族信仰对动物的态度再讲到民间信仰对动物的看法。还有从中国科技史角度讨论动物的著作,郭鄂、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但此书并未特别关注宗教中的动物。

[5] Paul Waldau and Kimberley Patton eds.,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哥大出版社是动物与宗教研究的主要推动者,2009年又出版了一本总论各个宗教中认识动物权利和对待动物的新书,即 Katherine Wills Perlo, *Kinship and Killing: The Animal in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书前五章主要讨论了希伯来文《圣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对动物的看法,第六章至第九章讨论动物权利。作者批判性地讨论了这些世界宗教对于保护动物权利的立场和态度,指出二十世纪以前这些宗教基本上是从经文的角度来讨论保护动物权利的权威,同时从非常一般性地角度讨论动物权利。其全书着眼点是当前实际活动的动物权利保护运动。

早期中国宗教祭祀中的动物,特别是动物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以及动物作为祭祀牺牲品所起到的作用^[1]。安德森(E. N. Anderson)与拉菲尔斯(Lisa Raphals)撰写了关于道教与动物的一章,他们指出在道教中动物虽然频繁出现,但常常在文献中被用于比喻和教谕,即以动物的比喻来说明一些道教教义,而以这些教义而言,似乎动物的基本功能仍是满足人类社会的食用和劳动需要。同时,在道教文献中,想象和幻想的动物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普通动物获得了道德、精神和萨满式的能力。最后,六朝时期的道士常常被描绘为与动物有特殊关系的人物^[2]。罗德尼·泰勒(Rodney Taylor)撰写了有关儒家动物观的章节,他认为儒家关注的是个人和世界的道德秩序,这使得动物常常被儒家排除在关注之外,但儒家的精神原则常常教导人们如何与其他生命体相处才能达到和谐的社会与伦理秩序^[3]。

很可惜的是,这部厚重的大书中没有关于中国佛教与动物的章节。汉文佛教文献对于动物的论述极为丰富,值得仔细探讨。这里先就目前学界对动物与宗教特别是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略作提示,然后再以若干个案例分析来看中国中古宗教对动物的论述及其文化史意义。

传统上动物与宗教的研究常常看作是宗教宇宙论(cosmology)、生命观(views on life and afterlife)研究传统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在讨论宇

[1] Roel Sterckx, "Of a Tawny Bull We Make Offerings: Animals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ul Waldau and Kimberley Patton eds.,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2006, pp. 259 - 272.

[2] E. N. Anderson and Lisa Raphals, "Daoism and Animals," Paul Waldau and Kimberley Patton eds.,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2006, pp. 275 - 290.

[3] Rodney Taylor, "Of Animals and Humans: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in *Animal Sacrifices: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Animals in Science*, ed. by Tom Reg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7 - 263; 收入 Paul Waldau and Kimberley Patton eds., *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 2006, pp. 293 - 307. 其他讨论儒家对动物的看法的文章见 Donald N. Blakeley, "Listening to the Animals: The Confucian View of Animal Welfar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0, no. 2 (2003), pp. 137 - 157; Bai Tongdong, "The Price of Serving Meat: On Confucius's and Mencius's Views of Human and Animal Rights," *Asian Philosophy* vol. 9, no. 1 (2009), pp. 85 - 99; Fan Ruiping, "How Should We Treat Animals? A Confucian Reflection,"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9, no. 1 (2010), pp. 79 - 96.

宙观时,特别关注的主题乃是万物起源。这一主题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以宗教学的文化构建背景而言,主要来自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学术传统。基督教最重视的主题之一是神创论,即关注万物是否被创造,或者出自其他起源,创世论且尤其关注人的起源。基督教的生命观则关注人的生命之由来、目标与灵魂之拯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不朽之灵魂(immortal soul),因此死后灵魂的归属乃是基督教中最受重视的观念之一。虽然基督教认为动物也是上帝的造物,但是因为其重视人的生命,往往忽视了与人类世界密不可分的动物世界^[1]。动物世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又与人的世界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人类世界并造成人类世界现今的状态。

宗教的宇宙论一定要讨论到动物的层面,因为需要对一切生命体进行分类。中世纪教会认为,上帝创造的生灵(living spirits)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不为肉体所束缚者;第二类,为肉体所束缚却不与肉体同朽者;第三类,为肉体所束缚且与肉体同朽者。第一类实际上是天使,善良的天使与恶的堕落天使均包括在内;第二类主要是指人类;第三类则是人类之外的动物(non-human animals)^[2]。但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也继承了古代希腊哲学的看法,认为人类也是动物,只不过是理性的动物,和动物还是不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对动物中的狗却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狗在动物中最为聪明,其感觉比其他野兽都要灵敏,并且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它还热爱人类、保护人类,甚至为主人而死^[3]。

在十七世纪耶稣会士以易洛魁语写的传教书中,生命体则以三种方

[1] 不过,中世纪欧洲也产生了伟大的动物学著作,如 Saint Albertus Magnus (1192? - 1280), *Albertus Magni "On Animals": A Medieval "Summa Zoologica"*,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eds. By Irvn Michael Resnick and Kenneth Kitche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Robert Bartlett,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Middle Ages*, The Wiles Lectures given at the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20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2 - 73. 作者在说明这一段观点时引用的是 Gregory the Great, *Dialogi* 4. 3. Edited by Adalbert de Vogüé.

[3] Bartlett,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Middle Ages*, pp. 91 - 92.